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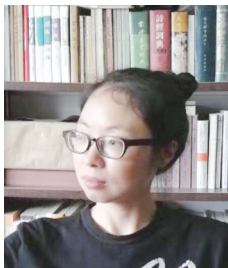
观影手记 张楠专栏



张楠

张楠,媒体人,现居深圳。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百万字,散见《萌芽》《飞天》《雨花》《温故》《福建文学》等地刊物,出版《带我走吧》。

烟霞问讯 寇研专栏



寇研

寇研,作家,出版《思奔》《大唐孔雀》《上官婉儿和她的大唐》等作品多部。

红楼槐梦 纪永贵专栏



纪永贵

纪永贵,笔名槐下牵牛郎,文学博士,池州学院教授,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。业余爱好旧诗、书法与垂钓。

经过数字技术修复,影片的神韵得以重现,罗马明亮的夜光,路灯下树叶的颤动,都一一得到逼真还原。电影画面明净、清晰,通过大银幕观看,会有一种欣赏艺术品的感觉,强烈而又稳定的转制相当出色,如水墨般的黑色和始终如一的灰度贯穿全片。

身旁的同伴此前只看过费里尼早期新现实主义风格的《大路》,此次是首度接触超现实主义的《甜蜜的生活》,他认为,在王家卫不少艺术味浓厚的作品里,都能发现“偷师”这部《甜蜜的生活》的痕迹。其实,也不独王家卫,在姜文的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,也同样可以看到向费里尼《我记得》和本片致敬的画面。这并不奇怪,经典之所以为经典,就在于它已成为范本或者教科书,随时都可能让后来者借鉴和回味,它并非僵死的文物,而是不断

断生长的某种生命体。这,也许就是经典的生命所在。

《甜蜜的生活》注定要在影史不朽。“马切罗,来这儿!”影片里女明星安妮塔·艾克伯格在瀑布下发出的呼唤,随后马塞罗随她进入许愿池的画面,精美绝伦,令人念念不忘,已成为世界最著名的电影镜头之一,也曾被后来的电影一再致敬。不久前,好莱坞拍摄的《罗马情缘》里,我发现其中的一场戏几乎是原封不动搬演了这一经典画面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马切罗的扮演者马塞洛·马斯楚安尼,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巨星,有着一张忧郁、多愁善感的面孔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不少电影大师,均与他结下不解之缘。他一生共拍摄了140部影片,扮演角色之多,全世界无人匹敌。我们在观看一部部欧美艺

婉儿初长成

婉儿得武后召见,命作文。《新唐书》载,“有所制作,若素构”。现存《题咏双头牡丹残句》,相传即为当时所作。残句虽无法窥得诗作全貌,但须臾之间所作的诗便能得武后赏识,《新唐书》评论十三岁的上官婉儿“天性韶警,善文章”实也不夸张。

比“善文章”更意味深长的是“韶警”,谓文采之外的聪明伶俐。这首小诗借咏双头牡丹,含蓄地恭维、回报了武后的赏识,雅致而得体,难怪深得武后欢喜。自此,上官婉儿走出掖庭,进入武后的政治同盟。

史载,自七世纪六十年代后期,武后就以编书为名,开始暗中培植自己的亲信、党羽,史称北门学士。在此期间,武后又在宫中培养另一股力量与之配合,也即后宫的女官组织。女官协助武后墨敕制词或处理更为隐秘的政务,以达到制衡外庭男权的目的。只是该女官组织涉及后宫对朝堂政务的僭越,乃历朝公认的违禁之事,行事自然极为隐秘,终究,也难追溯小组成员的相关资料。

以现有的鲜少史料推测,该女官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当是一名姓李的夫人。

术电影时,常常与他不期而遇。但这部《甜蜜的生活》却是他的起步之作,从此他由一个三流演员,一跃成为世界艺术电影的标志性面孔。

《甜蜜的生活》注定要在影史不朽。影片终场,剧场里出现了激动人心的一幕,大家全体起立,自发地鼓掌,向已故的费里尼大师致敬。通常这往往出现在电影首映式,是向健在的演职人员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。这样的经历并不多见,也注定成为我个人观影中可堪回味的瞬间。

走出剧场,我还产生了另一想法,香港国际电影节每年都会推出几部经过修复的经典,固然值得庆幸,但假如在我们身边的许多城市,都有一个艺术影院,长年都能放放老电影,让观众时不时重温影史上的经典,在一个个难忘的瞬间和闪回里流连忘返,该有多好!

这位李姓夫人年长上官婉儿许多,行事极为老练,在武则天统治的绝大多数时间,都是诏敕的主要负责人,也是婉儿的上级领导。

基于家族的血海深仇,上官婉儿和武则天本质上互不信任,因之婉儿辅佐女皇的那些岁月,基本也处于武则天的压制之中。但即便这样,婉儿仍然在这个女官组织的训练中,结识了她一生的盟友。那便是太平公主。

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年龄相仿,是武后最为宠爱的孩子,必定会经常出入母后寝宫,与上官婉儿的接触一定也非常频繁。史料显示,太平公主真正参与政治,是从其夫柴绍被杀开始,但,前期在秘书班子里的积累定是不能忽略的。

两位年轻女子,年纪相当,都集貌美聪慧伶俐于一身,又都还和平常的女孩迥异,不喜女红、家政,对朝堂吏事偏有着浓烈的兴趣,仅此,便足够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惺惺相惜,结成一生的同盟了。许多年后,上官婉儿参与的两次重要的宫廷政变,均是与太平公主联手。

曹寅与贵池曹曰瑛

阿。草草瞻家庆,还如泪眼何。”曹渭符因为从京城调任福建,这年秋天,皇上特许他赴任途中回贵池上坟祭祖,他可能也是去祭悼他英年早逝的弟弟曹曰玮(1671—1706)。这次南下时,他特意经过南京,拜望了曹寅,曹寅便写诗送他。诗曰“子重过”,说明这不是第一次了。

曹曰瑛(1662—1722),字渭符,号恒斋,祖籍安徽贵池,后来随父“占籍”顺天府大兴县,官翰林院侍诏、大理寺司务,工书法。据张全海研究,安徽贵池编溪曹家藏有乾隆二十九年(1764)《曹氏宗谱》,对曹曰瑛有详细记载。康熙四十五年(1706),曹寅曾刊刻《楸亭五种》,后面列有校勘者32人,曹曰瑛列名其间,可见曹曰瑛与曹寅有很深的交往。

周汝昌先生考证认为,北宋大将曹彬收服南唐时,曾攻克池州,有一支后人留在池州,即青阳县的墩头曹。贵池编溪曹是曹彬胞兄曹谏之后,而曹寅是曹彬的后人,所以曹寅与曹曰瑛原来是一家

人,不过他们的根脉已经分开很远了。曹寅既然称曹曰瑛为“侄”,那么他们一定是“连了宗的”,才能分出个辈份来。《红楼梦》第六回,刘姥姥女婿王狗儿的父亲王成在京为官时与凤姐的祖父相识,“因贪王家的势利,便连了宗,认作侄儿”,所以才有刘姥姥进贾府的故事。曹曰瑛与曹寅之间的关系,大抵如此。

前几年,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怪论,说曹曰瑛的弟弟曹曰玮是《红楼梦》原作者“石兄”,主要联想的根由就是他们兄弟名字中的“瑛”“玮”都是宝玉。“专家”认为,《红楼梦》乃曹曰玮作于陕西秦岭,后经侄辈人物曹雪芹披阅增删过。武状元曹曰玮36岁因病早逝,却被他们说成是“诈死”,说他是躲起来去写《红楼梦》了!于今,曹曰玮的墓就在贵池齐山脚下,无声地抗议着他们的胡说!

诗曰:
曰玮曰瑛偏是玉,无端认作石头人。
曹寅蒙冤不由己,株连一片何处寻。